

貴陽直捷稅
同仁讀書會

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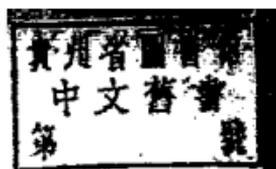
耶穌之死

茅盾著

梁英敬贈

代文家
學書屋
叢刊
著作

J
1031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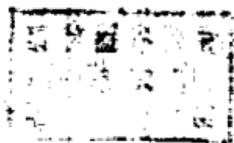


耶

穌

之





目錄

耶穌之死.....	一
列那和吉地.....	二九
虛勢.....	六〇
過封鎖錢.....	八一
參孫的復仇.....	〇〇



耶穌之死

一

耶穌和法利賽人是怎樣結下了仇恨的呢？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二

先知以賽亞說過這樣的話：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爲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爲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上帝的救恩。」

這就是烏爾雅·約坦·亞哈班·希西家，作猶太王的時候，亞摩斯那
個兒子以賽亞；就是得了默示，責備以色列的官員們不問「城邑被火焚燒
，田地爲外邦人所侵吞」，仍然「居心悖逆，喜愛賄賂，追求賊私」，預
言上帝將降大禍的先知以賽亞，——這就是他說的話。

這也就是說，宣稱上帝將責罰一切爲非作惡的人，「必豎立大旂，招
遠方的國民，將聽聲叫他們從地極而來，看哪，他們必急速奔來。其中沒
有疲憊的，絆跌的，沒有打盹的，睡覺的；腰帶並不放鬆，鞋帶也不折斷
。他們的箭快利，弓也上了弦，馬蹄賽如堅石，車輪好像旋風。他們要吼
叫像母獅子，咆哮像少壯獅子。他們要咆哮抓食，坦然叨去，無人救回。
那日他們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旬旬；人若望地，只見黑暗和難，光
明在雲中變爲昏暗。」——這又是先知以賽亞說過的話。

他又得到默示：「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前山必豎立，超乎諸山，萬眾遍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將他的道啟明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人們相信，烏西雅作猶太王的時候，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又曾說過這樣的預言。

三

正像人們所相信，所知道的先知以賽亞的預言一樣，當希律王的時候

，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他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這施洗者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和野蜜。

那時候，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到了約翰那里，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里，聽約翰給他們施洗了。約翰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子孫，難道指示你們來逃避將來的懲罰呢！你們要做出事來，與悔改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里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凡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的，不希望你們這些不肖孽種！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給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

他要用麥稷與火，給你們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

施洗者約翰所說的在他以後來的那人，就是耶穌。那時候，耶穌方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耶穌見了約翰，便要受他的洗，約翰慌忙攔住他道：「我當受你的洗，怎麼你反土我這裏來呢？」

耶穌即回答道：「你暫且許我受你的洗。因為我們禮當如此。」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

從那時候起，法利賽人甚覺得這個木匠的兒子便是將斧子放在樹根上，要砍掉一切不結好果子的樹木的那個人。

四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的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耶穌對這兄弟兩人說教，這兩兄弟就捨了網，跟從了耶穌。他們再往前走，又看見兄弟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約翰，同在船上補網，他們聽了耶穌的說教，也就跟從了耶穌走了。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說教。

他對人來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大家看見；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面前吹號，使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裏和街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誇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應有的報！」

「你們所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應有的報！」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人，臉上帶着整容；因爲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應有之報！你們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里來，外面披着羊皮，裏面却是殘暴的狼。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荆棘樹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豈能結無花果呢？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耶穌這樣到處說教，收了十二個大門徒，得了許多人的信仰，但是也引起了那些假屬作福的，假冒爲善的人們的忿視與暗恨。

法利賽人商量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請他顯個神蹟給他們看，耶穌回答道：「晚上天發紅，你們就說，天必要晴。早晨發紅，又發黑，你們就說，今日必有風雨。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一個邪惡淫亂的時代求神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看。」

耶穌就離開他們去了。

耶穌帶門徒渡到河那邊去。門徒忘記了帶餅。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

門徒們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罷？」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這小信的人，為甚麼因為沒有帶彼此議論

呢？我對你們說，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這話不是指着餅說的，你們怎麼不明白呢？」

門徒們這才覺得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酵，乃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

耶穌知道法利賽人一定要害他，也知道他若到了耶路撒冷，那就是他被謀害的日子近了；然而他還是決心要到耶路撒冷。

那時候，希律王已經殺了施洗者約翰；因為約翰在人民面前指斥希律王的罪惡。希律王聽到了耶穌的名聲和他的行事，就對臣僕說：「這是施洗的約翰從死裏復活。」希律也要設法殺害耶穌。然而耶穌仍然決心要到耶路撒冷。

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將這意思告訴了門徒，門徒中有勸他的。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十二個門徒都跟從他去，其中就有加路人猶大。

六

耶穌和門徒將到耶路撒冷，就有許多人前行後隨跟着他。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震動了，說：「這騎驢的是誰？」

衆人答道：「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

耶穌進了寺院，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對他們說：「這殿是爲禱告的，你們倒使牠成爲賊窩了！」

祭司長和文士們看見耶穌的行動，甚爲惱怒，乘耶穌在殿上說教的時候

據，他們就來質問耶穌道：「你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若告訴我，我就告訴你們。我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約翰的洗禮是從那裏來的：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

祭司長和文士們一聽這話，就彼此商議道：「我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對我們說，既是這樣，你們爲甚麼不信他？若說從人間來，我們又怕百姓，因爲他們都以約翰爲先知。」商議既定，於是回答耶穌道：「我們不知道。」

耶穌更然答道：「那麼，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

過一會兒，他又說道：「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對大兒子說：『我兒，你今天到葡萄園裏去作工。』大兒子回答說：『我不去。』但以後自己懊悔，就

去了。那人又去對小兒子這樣說，小兒子却回答說：「我就去。可是他沒有去。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哪一個遵行父命呢？」

「大兒子。」祭司長和文士們回答。

於是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上帝的國，因為稅吏和娼妓倒不像你們口是心非。」

但是祭司長們毫無慚悔悔悟之容。

耶穌又說道：「你們再聽一個譬喻，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圍上籬笆，裏面挖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收果子的時候近了，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園戶拿住僕人，打了一個，殺了一個，用石頭打死一個。主人又打發別的僕人去，比前更多；園戶還是照樣待他們。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去，意思是，他們必尊

敬我的兒子。不料園戶看見他的兒子，就計議道，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佔他的產業。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耶穌於是問道：「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呢？」

祭司長他們答道：「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着時候交果子的園戶。」

耶穌說：「經上寫着：匠人所築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所以我告訴你們，上帝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了耶穌的比喻，就看出那是指着他們說的，他們想要捉拿耶穌，只怕百姓，就不敢下手，因為百姓是擁護他的。

法利賽人出了殿，商議着怎樣用計賺得耶穌的話，就借這話殺他。

法利賽人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並且誠實實傳上帝的道，甚麼人亦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回答道：「假冒為善的人哪，為甚麼試探我？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

那些人拿一個錢給耶穌。

「這像和這號是誰的？」耶穌問。

「是該撒的。」他們回答。

「這樣，」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那些試探耶穌的人聽了這話，就廢然而去。他們原來以為耶穌的回答

一定是「可以」或「不可」。倘若耶穌說「可以」，他們就可在百姓中間破壞耶穌的信譽；倘若說「不可」，他們就可報官，將耶穌捉拿。却不料耶穌給了那麼兩面可通的回答。

耶穌正在殿上對百姓們說教。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婦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在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行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

他們說這話，又是試探耶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穌却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劃字。文士和法利賽人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劃字。

百姓們聽這麼說，默然半晌，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都出去了。連那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也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那里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

「主呀，沒有。」婦人回答。

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七

耶穌對衆人和門徒講論。

耶穌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

你們都要謹守，進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爲，因為他們能脫不能行。他們把纏扭的重担，捆起來擱在人家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他們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弄寬了，衣裳的縫子做鬆了；他們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里的高位，又喜愛人在街上問他安，稱呼他夫子。」

於是耶穌指名申斥道：「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走得海洋陸地，勾引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茜香

，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你們這瞎眼領路者，難道你們就儘出來，瞎駝你們倒吞下去。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裏面却盛滿了勒索和放蕩。你們這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裏面，好叫外面也乾淨了。」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却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裏面却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啊！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先知和書卷人並文士，到你們這里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

會堂裏鞭打，從這城追運到那城，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

八

逾越節的前兩天，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聚集在大祭司稱為該亞法的院裏，大家商議，要用詭計拿住耶穌殺死；但又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間生亂。

十二個門徒裏的一個，加略人猶大，去找祭司長和守殿官，說他有法子，使得他們拿住耶穌，不給百姓知道。祭司長他們就允許給猶大三十兩銀子。猶大就和他們商量好了捉拿耶穌的法子。

這節到了。門徒問耶穌道：「你要我們在什麼地方給你預備過節的

晚餐呢？」

耶穌說要在城里某人的家裏。

門徒們就去預備了。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坐席，其中就有加略人猶大。耶穌隱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束的手巾擦乾。換到西門彼得，彼得說道：「主呀，你洗我的腳麼？」

耶穌回答道：「我所作的，你現在不知道，後來必明白。」就洗了彼得腳的腳。

正吃的時候，耶穌又說道：「現在要應驗經上的話：同我吃飯的人，用腳踢我。……」說了這話以後，耶穌必裏很憂愁，便又明說道：「我

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門徒們一聽這話，大為喫驚，彼此對看，猜不透耶穌所指定的是誰。

耶穌拿起餅來，祝禱，祝聖，祝聖罷，遞給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

又拿起杯來，祝禱了，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

門徒們爲了耶穌說他們中間有人賣他，很覺不安；一個一個問道：「是我麼？」耶穌不回答。

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西門彼得對這門徒遞個眼色，悄悄囑咐他說：「你告訴我們，主是指着誰說的？那門徒就

勢擁着耶穌的胸膛，低聲問道：「主啊，是誰呢？」

耶穌低聲答道：「我餵一點餅給誰，就是誰。」他就蘸了一點餅，遞給加略人哥門的兒子猶大，說道：「你所作的快作罷！」

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耶穌為甚麼對猶大說這句話。有人因為猶大帶着錢囊，還以為耶穌是叫他去買過節所應用的東西，或是去拿甚麼救濟窮人。猶大受了那點餅，立刻就出去。那時候是夜間了。

耶穌又對門徒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甚麼沒有？」

「沒有。」門徒們回答。

「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耶穌說，「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沒有刀的，要賣掉衣服買刀。」

門徒說：「主阿，請看，這里有兩把刀。」

耶穌說：「夠了。」

耶穌帶着門徒出去，到了汲淪溪那邊的一個園子。耶穌和門徒屢次在這園子里聚會，那猶大也知道。當下耶穌和門徒進了這園子，耶穌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这里，等我禱告。」

他只帶了三個門徒，彼得，雅各和約翰，一同走到稍遠的地方。耶穌滿面憂容，心裏很難過，便對那三個說：「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这里等候，和我一樣警醒，不要睡着。」於是他獨自離開他們右一箭之路，俯伏在地，禱告道：「我父阿，倘若可以，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罷。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禱告完，再回到三個門徒那里，他們已都睡着。

耶穌叫醒了他們，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刻麼？你們心裏固然願意，肉體却軟弱了。」

他第二次又去禱告：「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旨意成全。」

又回來時，看見三個門徒又是兩眼迷糊，前合後仰，在打瞌睡。

耶穌第三次去禱告，說的禱詞和先前一樣，於是回到門徒那里，喚他問道：「現在你們醒著去安歇睡覺罷，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里了。起來，我們走罷。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說話之間，那猶大帶了一隊兵，和祭司並法利賽人的差役，拿着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裏，原來那些兵丁和差役都不認識耶穌，猶大預先和他們約好，用親嘴作暗號，只看猶大和他親嘴的，便是耶穌。當

下衆人擁進圍來，猶大跑到耶穌跟前，說了句「請夫子安」，就與耶穌親嘴。

耶穌說：「猶大，你用親嘴去賣人子麼？」

左右的門徒見光景不好，就說：「主阿，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耳朵。

耶穌阻止了那人，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們罷。」又對那些來拿

他的人們說道：「你們帶着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我天天同你們在殿裏，你們不下手拿我，倒這樣鬼鬼祟祟來幹！現在是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

耶穌既被捕，門徒們都逃走。

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塊麻布，跟隨耶穌。衆人要捉拿他，他却

丟了塵布，赤身逃走了。

九

這以後的事，就像大家所已經知道：

祭司長和他的同黨，找見證控告耶穌。但是這些作假見證的人彼此的話又各自矛盾。

耶穌不言語，一句話也不回答。

祭司長就說：「我們何必用見證人呢！定他的死罪便是了！」就有人吐唾沫在耶穌臉上，又蒙着他的臉，用拳頭打他。

他們將耶穌解到巡撫彼拉多那里，告他說：「此人鼓惑國民，該殺！」彼拉多也聽聞耶穌的名聲，不肯自居罪名，就說道：「這人是加利利

人麼？」加利利是希律該管，彼拉多就將耶穌送到希律那里，那時候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希律看見耶穌，就很喜歡，因為聽見過他的事，久已想要見他。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於是問他許多話，耶穌却一言不答。

希律和他們的兵丁侮辱了耶穌一番，又將他送回給彼拉多。從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彼拉多又將耶穌交給祭司長等，說是任意他們去處置罷。

他們把那條的衣服脫了，給他穿上一件朱紅色的袍子，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拿一根荊子放在他右手裏，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臉上，拿荊子打他額頭。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路上遇見一個從鄉下來的古利奈人西門，他們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擱在他身上，叫他跟着走。

到了一個地方，名爲髑髏地，他們就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同時又釘了兩個強盜，一個在左，一個在右。

兵丁們拈鬮分了耶穌的衣服。

從午正到申初，耶穌才斷氣，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着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爲甚麼離棄我！）

站在那里的人，有人聽見。有一個趕緊跑去，拿海絨蘸了醋，綁在草子上，送給他喝，耶穌又大聲喊叫，氣遂斷了。

三十一、八、五、桂林

（附註：要知本文材料來源，請看新約四福音書。）

列那和吉地

一

「那麼小，兩顆碧綠的眼珠亮晶晶地，好像很靈話。全黑的，一身的緊毛。」

女孩子邊跑邊跳地跑進了媽媽的房，一邊說，一邊做手勢比着那條狗的大小。

他們剛搬進這院子的第二天，就發見這個院子裏不但住着五種以上的民族，也還有不大能辨別清楚是多少種族的「啞口朋友」。這院子是朝西的，正而是雜族房東自己住的三大間，這可以說是一種樓房，——樓房就是

樓房，幹麼又說是「一種」呢？因為當地的土風建築，那樓房的上層並不住人，只擺東西，譬如冬天就堆滿了馬草，也全無門窗。下層呢，可就相當講究了，有地板，有雙層的玻璃窗，還有相當潤的走廊。從大門到這樓房，總有十來丈遠，一個狹長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排十多間的洋式平房；女孩子他們一家就住了這一排的東頭的四間，隔開一條通到毛廳去的走廊，又兩小間，這是土式的平房，一間是當差和廚子住的，另一間便是廚房。女孩子剛發見的那整「碧綠眼珠的小東西」，就在當差的屋子裏，不知道是那里來的，也不知道來了幾天了。

媽媽聽說當差房里多了一條狗，也不怎樣措意。在這院子裏，經常有不少的狗，狼種的，叭兒種的，蒙古種和西藏種的，以及這一些種族的混血兒，在剛剛解凍的泥濘地上追逐嬉鬧。每當夜深，院子裏只要有一條狗

吠了一聲，便立刻引起洶湧然一大片的聲浪，打着各種不同的腔調。爸爸這因此而覺得討厭，曾經俏皮地對他的朋友老張說：「這裏是民族展覽會，然而更妙的，又是個動物園；你瞧，牛，馬，雞，羊，狗，而狗的種類之多，好像是特地投訴了來似的。」

但是孩子們却高興的不得了。女孩子發見以後不多時，男孩子也就把那「碧綠眼珠的小東西」的來歷弄明白了。他走到朝朝房里，慢吞吞地：「大司務說是勤務在馬路上檢來的，其實恐怕是偷的；勤務不敢放牠進房門一步。」

勤務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差事」；據他自己說，他做過不少的門人，副官長因為他「懂事」，所以特地給派了來的。他見過世面，他到過蘭州，提起蘭州，他總是用了感歎的腔調說：「嚇！那是口裏！這里啥也沒有

，不能比！」他是把蘭州代表了全中國，不，甚至於全世界的。他也在軍隊裏混過，提起他那「光榮時代」怎樣白拿人家的東西，總是津津有味。

所以說狗是勤務偷來的，沒有人懷疑。

但是那小東西當真很有意思。勤務是有眼力的。兩個孩子不斷地傳來「情報」，把一個媽媽也惹到廚房裏去看。那小東西蹲在勤務的床板上，看見面生的人進來，並不吠，只睜大了他那對碧綠的眼睛，很憂惶地朝人家看。他們走近了時，這小東西便慢慢把身子伏下，却又一次一次偷眼看。

「小東西，可憐，」媽媽說，「瞧牠抖得什麼似的。」

媽媽伸手過去，那小東西抖得更厲害了；但當牠明白了這手不是來打他的當兒，牠就安靜下來。牠慢慢站起了前半身，伸出鼻子輕輕地小心地

嗅着，唔唔地低聲嚼着，可是牠的眼光仍然那麼憂悵。

「坐下！坐下！」男孩子走近了一步喝着。

那小東西側着頭，看一看媽媽，又偷偷看了女孩子一下，似乎央求他們說句話免了牠這一遭。看見央求無效，牠這才十分委屈似的縮起兩條前腿，自己坐直，可是那雙碧綠的眼睛里已經滿含了淚水，那略圓而微凹的面部有一種沒奈何的表情。

「怪可憐兒！」媽媽輕聲說，同時轉身要走了。

好像當真能聽懂，那小東西立即放下前腿，又伏下去了。又唔唔地輕聲嚼着，聲音很悲哀。

站在那火光熊熊的煤灶旁邊那個專門挑水的清潔兵老王，嗽動着他那落光了牙齒的煙嘴，一會兒以後才慢慢說：「狗娃子想回去哩！狗娃子想

着老主人呢！」他脫着又歎口氣。

女孩子後來告訴媽媽：那小東西見了勤務的面就索索地抖，勤務喝一聲「坐下」，牠就馬上坐了起來，那裏敢想剛才那樣只坐一會兒就自己伏下呢，可是一邊坐着，一邊却在喜淚；勤務一定狠狠地打過牠的。

「可是小東西又會央求別人放牠回去，」女孩子說，「牠唔唔的，就是請求你，牠要回去。」

「等爸爸回來，」男孩子也說，「我們叫勤務把牠送回去。偷人家的狗是不錯的。」

「不用，」女孩子反對，「勤務會把這小東西寄放到別處去。他怎麼肯送過呢？」

媽媽便說：「打聽打聽，是鄰近那一家丟的，叫他們自己來認了去罷。」

大約是兩天以後，上午，那小東西的老主人果然來了。這是一個蘇聯女人，住家在馬身對過的蘇聯領事館附近。那小東西遠遠聽得她的聲音就愉快地叫了起來。等到了面前時，牠搖着尾巴，後腿直立起來，前爪撲着那頭爲肥胖的女主人，嗚嗚地叫，伸舌頭舔女主人的手。

而且他又對女孩子表示親善，也舔她的手，繞着她的腳跳躍，而且嗚嗚地叫了。

同院子一個歸化族的婦人用她那破碎的漢語充當翻譯。從她的幾個不連續的單字和附加的手勢，勉強可以得出這樣的意思：謝謝，因爲她家裏

一個小弟弟很愛這條狗，所以謝謝。

但是，當天下午，那蘇聯女人又來了，抱着另一條狗，還帶同一位真正的翻譯。狗是送給女孩子的。也是黑色，一身的緊毛，比貓大不了多少，放在桌子上，木然站着，一對棕色眼睛老是賊忒忒地偷看那陌生的房子和陌生的人物。牠是那「碧綠眼睛的小東西」的兄弟，據翻譯說，才只有一個月大，蘇聯女人因為牠的哥哥失而復得，所以拿牠來做報答。

媽媽本來不打算養狗，可是那翻譯代蘇聯女人說了許多感戴的話，再三請收。於是就留了下來。握手道別，送走了客人以後，媽媽就對女孩子說道：「你去管牠罷。管教一條狗也不容易呢。」

女孩子給小狗取名列那。

孩子們性急地要教牠列那。但是這小狗呆呆的，像是懶，又像是故意

整便；扶着牠，牠用後腿直坐，牠也能坐，可是手一放，牠就隨手伏下。嗚牠，牠好像不懂；作勢要打牠，牠歪着臉，一付等待挨打醜態相，却又像服賊忒忒地看你。

老翁喜不喜歡列那，說牠是「一臉賊相」。

兩三天過去了，孩子們對於列那的興趣漸漸淡了些，忽然有一位哈羅克的老婆子，也不知道是誰，但在大門外那條跨在小溝上的木頭橋，女孩子是常常見到牠的，而且雖然言語不通，也常常用微笑表示寒暄，這一天牠拉了一條小狗來；看淨氣也是要送給牠們的。大家用手勢來「交談」，一邊是推辭，一邊是要贈送，幸而雜族的哥東來了，這位「把爺」（財主）很能講幾句漢話，他代作主意，把狗留下，而且說：老婆子看見列那不大好，所以送了這一條來。反正他家裏還多得很哪。他又用手比着說：「大的

，大的，今年明年，這麼高，這麼高！好的，好的狗娃子嘞！——

因為女孩子先有了列那，這條新來的狗就派給了男孩子。他們的鄰居陳廳長家裏有一條高大的番犬名爲采采的，一身棕黃色的捲毛，男孩子會撒旦道而且很喜歡牠，從維族房東的話猜想起來，這條新來的小狗大概是采采的同一種族罷，男孩子欣然把這條小狗作爲他的所有，從一本書上找了個名字來，叫做吉地。

吉地那時和列那一樣大。棕黃色的軟綿的捲毛，可是尖嘴巴，兩只圓耳朵，垂在眼睛的兩旁。呆木木的，好像什麼也不懂。牠那灰色的眼睛可以脫逃無表情。而且很怕事；吃飯的時候列那獨自佔了食鉢，不讓吉地上前，吉地就蹲在一旁，靜靜等候列那吃完了牠再上去吃列那掙剩下來的東西。

有時男孩子看着覺得不平，拉着吉地要他和列那同吃，可是這「弱者」依然不吃，等到男孩子一放手，牠就退下來蹲在一旁側着頭靜靜地看着，直到列那吃夠了走開牠再上前。

吉地就是那麼「付」可憐相」。便是作爲牠的「保護人」的男孩子，有時也覺得很生氣。

三

五月的迪化，白天已經復暖了。解凍後的這地泥漿，現在也差不多曬乾。院子里，成天喧鬧着各種狗的聲響，其中就有吉地和列那。現在這兩條小狗都長大得復好着。列那已經長足，却也不過二尺長，矮腳，身子渾圓，黑色的緊毛非常光澤。一對眼睛還是喜歡偷偷地看人；雖然不及牠

哥哥那樣富於表情，然而也有一付很詭很懶的嘴臉。同院子的那些狗，大都是要種的，歸化族人家裏的一條簡直有小牛一般大；這些大傢伙總是懶懶地躺在主人家門口，有時也大模大樣在院子裏踱來踱去，完全是老成持重的風度。然而一天也難有幾次的大聲咆哮，鬧成一片；那是爲了爭奪偶而在垃圾堆中爬出來的一根羊骨，或者是外邊別人的狗偷偷進來叨去了毫不值錢的一方爛布或小小一段木片。這當兒，躺在房內地氈上的列那就匆匆忙忙跳起來，一股正經擺動牠那四條矮腿，追不及待地就在房子裏汪汪地吠起來。牠一溜煙跑到院子裏，就擺出非有權不可的神氣，夾在那些高大的狼狗們中間，跳着叫着，緊張的了不得。狼狗們並沒覺得有列那的存在，牠們擺好了坐馬式似的相對咆哮；然後，突然向對方來一下突擊；列那却鑽在牠們的高大的後腿中間，特別忙亂，吠的特別響，一

點自慚形穢的意思也沒有。

至於吉地，牠現在長的比列那又高又大，跳跑起來又速又快；牠那高而矯健的腿，那瘦長的身子和細的腰，都表示出牠一定是在森林中追逐狐兔的好身手；然而牠好像很憤懣，先進山門爲大的規矩，牠服從了列那的領導。每送到院子裏吠聲忽起，而列那急急忙忙很警覺似的跑出去時，吉地便懶懶地站起來伸個懶腰，似乎定神想一想，然後靜悄悄地走出去。牠引列那出發的遲，可是牠一到院子裏，幾個蹣跚就先到了鬥爭的中心，這時候，牠的孩子氣的頑皮，可就發作了。牠一聲不出，也不問這是自家院子裏的狗，那是外來的「闖入者」，牠一視同仁地跟牠們開玩笑；常常忽然一蹣，牠從獵獵狗的頸上跳過去，又跳過來，有時還順便咬一下牠們的耳朵。被頑弄了的大傢伙也突然跳起來要搏擊牠，可是牠又調皮地逃得遠遠

的，站定了，這才哄一兩聲，好像說：「你奈我何呵！」牠這樣自有一樂的開着玩笑，直到「闖入者」自行退却，而列那像一個打了勝仗的總司令似的追到門口吠了一陣，擺動牠那肥胖的圓身子，蹣跚地走回來，這才吉地也跟著進了自家的屋子。

「列那已經是個大人了，吉地還是個小孩子，不懂事！」媽媽時常這樣說。

但是列那也並不是根本不淘氣，不過牠受了教訓以後就牢記。有一次，這兩個好像預先有過商量，一清早便到院子裏翻掘那邊角落的一個垃圾堆。牠們一心一意工作着，幾次喚牠回來，都不肯聽。後來，列那搖搖擺擺來了，裝出沒事人兒的樣子，跳起來舔主人們的手。後邊却是吉地，躲躲閃閃，一溜煙就跑進吃飯間，在大壁爐腳邊躲下，躲在那裏不肯起來。

了。

「見鬼！原來是這麼一件寶貝！」當男孩子將吉地拖開，發見牠身下藏着一塊帶毛的臭羊皮時，就這樣說：「你拿來幹麼？」男孩子將那塊臭羊皮放在吉地的鼻子前，於是捏住了吉地的尖嘴巴，在牠頭上打了幾下，吉地並不掙扎，頑皮地橫躺下去，只用兩條後腿在空中無目標地抓著，而且搖着尾巴，——這是牠挨打時的老關子。列那懂得事情敗露，便一急不響鑽進窩裏去，女孩子去叫牠，牠死也不肯出來，最後再也賴不過去了，牠這才垂頭喪氣地出來，一臉的倒霉相。

帶毛的臭羊皮拿出去扔掉了。兩條狗都躺在地毯上，沒一點關心的表示。可是過一會兒，吉地不見了；院子裏沒有，大門口也沒有。都以爲牠跑到別的院子裡撒野去了，那知道末了還是在吃飯間內大壁爐腳邊找到牠

：平平穩穩伏在那里，尖嘴巴伏在地板上，閉了眼，在裝睡覺。趕他起來，牠賴着不動；拖牠的時候，嚇，這一小方臭羊皮赫然在牠身下。爲什麼牠念念不忘這塊既不能吃又不好玩的臭皮子呢，沒有人猜想得到。媽媽覺得牠可憐，鬆了繩，去罷。」然而男孩子不答應，依舊把臭皮扔掉，而且更重地打了牠幾下。當第三次又發見牠仍將那臭皮找回來藏在身下的時候，男孩子很生氣了，爸爸媽媽和女孩子却只是笑。

「一定不許再找回來！」男孩子氣憤地說。

他叫吉地牽着那臭皮，要帶牠出去，可是吉地賴着不肯走。拖了牠的耳朵，方才勉勉強強走到大門外。男孩子把臭皮丟在門外的水溝內，讓吉地看着牠那心愛的東西隨水流去，不知下落。這才牠算是斷了那一個念頭。

這病他們都說這樣奪了牠心愛的玩意，太殘忍，猜想牠大概要有一個時期的悶悶不樂；然而吉地並不。一個誤錯，牠又窩在院子裏，和那些大獵狗開玩笑。

「個底道不哩，吉地是一回孩子氣。」女孩子也這麼說。

然而吉地的玩皮是不難理解的。牠這一族類，並不像別那般的，慣於家居生活。牠的父母，牠的兄弟，大概這時跟着那哈薩克的一家，在山野裏。吉地如果不送給人家，此時大概也伴着羊羣，追逐着高頭駿馬，在山野，在森林，發揮牠天賦的能力。但現在，牠只能在這小小院子裏，在一塊羊毛的與羊皮上試練牠靈敏的嗅覺和搏攫的身手。牠的確還沒長成，可是他似乎亦不能沒有寂寞的悲哀。牠那頑強，似乎就是悲哀的反面。

四

有一天，也許是吐魯番風裏到的緣故，天氣燥熱的使人頭暈心煩。午後，大門外小路上那木橋的欄杆上，絡繹斷子的哈薩克，和滿頭小辮，穿一件花衣，脚上一雙長統皮靴的維吾爾小姑娘，三三兩兩，坐的，蹣跚的，正在那裏享受樹蔭的蔭涼。大大小小的鬆傑狗，也在路旁嬉戲。女孩子和男孩子總以從鄰近的朋友人家回來，那懂事的列那俄在門口歡迎。他們在那節小木橋上站了一會兒，和一個維族的小姑娘大家用不合文法的俄國話交談。忽然，列那似乎發見了馬路對邊有什麼有趣的東西，便扭動牠那渾圓的身子急急忙穿過馬路去。到了路中心，一輛大卡車從北向南疾馳而來。男孩子瞥眼看見，忙說「不好」，列那的一聲怪叫已經尖銳地衝破了

街頭的嘈音刺進人們的耳朵。寶塵過處，列那是被看見了，錯在路中心，揮扎着像雲起來。孩子們急要過去，可是一輛馬車却又跑過小木橋前面。待到馬車也過去了，列那已經自己拖着半個身子到了小木橋旁邊，勉強一塊板下去了。男孩子三脚兩步趕到跟前，伸手要抱他，那知他一口就咬住了他的手指，「列那！」男孩子忍痛喊着，列那發了愣，男孩子忍痛把列那抱了起來。浮圓的身體の後半段分明是壓得有點扁了，可不見有血，女孩子接手將列那抱在懷里，不由的落下眼淚來。旁邊的哈薩克老頭子用生硬的漢語嘆息道：「狗娃子，不中用了。」

他們將列那抱回家里。媽媽爲列那發憐一個軟的墊子。列那痛苦地呻吟着，這時候牠一步也搖不動了，然而牠那雙棕色的眼睛還是很有表情地朝着護牠的人們看。吉地繞着列那和看護列那的人們走來走去，偶爾也沒

一兩聲短促的叫聲——顯然，吉地也知道發生了怎麼一會事了。

「媽媽，怎麼辦，怎麼辦？」女孩子着急地說。

「大概不要緊，」媽媽說，「一點血也沒有，真怪！可是下半身是麻扁了的。大概不會死。」

他們用心看護他。媽媽當了看護長。他們喂他牛奶，將他的窩搬到吃飯間。男孩子打聽得有點醫院，於是等爸爸下辦公室來，他們抱了列那，坐了爸爸的馬車，又到醫院。據醫生說，大概並沒傷到內臟，不過後蹄骨恐已壓斷，全癒了時也不免跛躄。醫院里給列那的後半身塗了厚厚的一層油膏，又給他人工放了一次小便。

後來又進了兩次醫院，列那漸漸好了起來。他已經不叫了，也能吃，可是碰到牠的後半身的某一部分時，牠還是會發痛地叫喚的。

半個月後，列那居然能拖着半個身子爬了。在這半個月內，成天喝牛奶，他那前半身胸部長得更寬，可是後半身却很小，不大相稱，又過了些時，牠能夠站起來了，但兩條後腿只能併在一處跳，不能走。

待到初次飛雪的時候，列那已經能走了，居然沒有癱，不過走快的時候，略顯得有點跛罷了。

可是從此牠不大敢獨自跑到馬路上去，遠遠聽得汽車的聲音就趕快逃進門來。但在院子里，牠依然是個最活躍的份子；大狼狗們打架的時候，牠還是夾在中間，拐着後腿，非有牠不可似的跳着叫着，而且牠還是吉地的領導者；吃的時候，吉地仍然讓牠佔先。

五

吉地的最大的野心是跟了人出去。家里不論誰出門去，牠總要跟。有一次，爸爸到附近的第九招待所去看新從內地來的朋友，才走進那招待所的大門，却看見吉地已藏在院子裏亂蹿，亂跳。原來牠偷偷躲在背後。主人沒進門，牠先已鑽進去了。

那院子里有幾只小雞，吉地就以牠們爲對象，嚇得那些雞到處亂飛。爸爸沒法，只好叫人牽繩子將吉地帶住，吉地還是頑皮地叫着跳着，又恐嚇朋友弄一個小孩。後來牠不見了牠的主人，這才發慌，嗚嗚地悲啼起來。牠竭力想掙脫那套在身上的繩子，倒退，用前腳抓，嗚嗚地叫，終於無效的時候，牠就伏在地上，要把地垂着頭。牠大概覺得這次糟了，落在敵人的手裏了。

後來爸爸要走了，叫人解下吉地。給牠解繩索的時候，牠還以爲大禍

到了，怕得什麼似的，渾身索索地抖。

「看見吉地發抖，這倒是第一次。」爸爸回來時這麼告訴媽媽和兩個孩子。

每天早上，馬車停在院子裏等候爸爸上班公處，那匹驢馬也是個青年的頑皮傢伙。吉地最喜歡和牠開玩笑。牠擁着那馬跳着吠着，躍到車上，想從車上再跳到馬背上。有一次被那馬踢了一腳，這才有兩天光景不敢再頑皮。

一天午後，爸爸坐車進城到辦公室去，那時凍雪鋪地，車去如飛，已經快到城門口了，這才發覺吉地跟在車後，連蹣帶跳，十分得意。爸爸見牠離家已遠，怕牠回去迷路，便不送路，這一帶的狗們都劃有勢力範圍，回家時吉地經過人家的叻地，也頗不容易；因此就叫馬夫慢一點，讓吉

地跳上車來，帶牠到辦公處。

吉地在車上也不斯文，老想爬上御者的坐位去，待到了某煤棧倉大門外，車裏沒停穩，吉地已經跳下去，直鑽進了大門，倒好像牠是來慣了似的。爸爸連忙吩咐車夫看好吉地，不要讓牠亂跑，可是已經不見吉地。末後才找見牠又已爬在車上，似乎等着回去。原來牠在那大屋子的每間房內匆匆巡遊一遭，發見並無可玩之處，便又着急的想回家了。但是爸爸須在一個鐘頭以後，才能離開那辦公處。這一個鐘頭內，吉地找到爸爸的辦公室來，不知有多少回；每一次牠都伏在地上汪汪地叫，似乎說「怎麼還不走！」沒有辦法，爸爸只好叫人將吉地帶在號房裏，不讓牠亂闖。

這一次經驗以後，爸爸每逢從家出去，便先叫勤務看住了吉地，免得牠再跑去。第一次是帶住了，第二次臨時還找不得，車走了一段路，却云

見他往後趕上來了，於是停車，抓住他，再送回家去。第三次，馬車出大門的時候，車夫就留神看；吉地却躲在大門外左邊一家雜貨店裏，盡有頭，似乎並沒有看見馬車出去。那知他這是故意的，馬車走出了十條牌門面，他又跳着來了。這次又費了手腳把他押回去。

後來他更刁了，很早就躲在離家更遠些的鋪子裏，而且隱藏得很巧妙，不從後見。車進了城，這才發現他在車旁跑，溼身出汗，似乎很累。於是再趕他跳上車來，但一到了辦公處，就悶他在厩房裏。這次一連三小時的禁閉，大概給了吉地一點教訓，從此以後，他拋棄了那跟車進城的念頭。

六

第二年春天，又開始解凍，路上泥濘有寸把厚的時候，他們因為有事，要離開這城市了。對於列那和吉地，想來想去只有一個安置的方法最為適當：給他們介紹合適的人家。八—三以前，他們有一頭純白的貓，本來也是朋友送的，上海陷落以後，他們開始流浪生活的當兒，對於這頭白貓的安置，也曾煞費了苦心。在上海還有親戚，白貓於是被送到一家愛養貓狗而且大概不會離開上海的親戚家裏。當他們定好了到香港去的地位，爸爸到那家親戚去辭別了回來時，媽媽會問這白貓的近況，而且說，如果孩子也在上海，他們會爲這白貓流眼淚的。

現在又是一次要相差不多等於家族中一部分的兩個「啞口小東西」送出去，媽媽回想起前事，不勝感歎，她很感傷地說：「不知那小白貓現在還活着不？爸爸最後看見牠，說牠的毛色已經差了點。有當差，老媽，汽

東夫一大堆的入家，對於貓狗每每會作踐，可是當初想來想去，還是他家最適宜，因為老太太是憐惜那些小動物的。」

媽媽的話，引起了各人對於類年的流浪生活的回憶，都有點黯然。爸爸却又想起他們離香港的時候，那男孩子將他一年之內收集來的英文連環漫畫包得好好地交給他，打算寄存可靠的住在香港的親友家裏，而且對爸爸說：「我知道將來我再能夠看見這些小書的時候，我已經是大人了，不一定還喜歡這些東西了，可是我仍舊希望能夠好好保存着，讓我將來再看一看。」現在爸爸又因處置那兩只小狗而想起那時這件事，便把當年的感觸和今天的黯然合流在一處，看着他的男孩和女孩，覺得他們的童年多少還不免若干寂寞，便深深地感到抱歉。

媽媽又說：「國軍退出瀝西那天，爸爸和你們到長沙去了。爸爸說沒

有回來。我一個人在家。那天下午雨，幾條老在隴西一帶盤旋，大砲聲沒有一分鐘間歇。我開了收音機，聽着廣播，心里愁得什麼似的。那時伴着我的，就是那白霜。牠落在翠鳥的桌子上，並落在空無幾何的窗檯，這印象最深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他們這樣談着家事，吉地躺在她牀上，頭朝拱她前腰搭在女孩子的膝頭，一臉很懂事於孩子。

女孩子捧着列那的頭，拉着他，很激動地說：「明天要送你到別人家去了，你懂嗎？」

男孩半微笑，但他心是難過的，他想拒絕她走開。

終於決定于：列那毫無顧慮的朋友，吉地送給，處長和他家的采采擔任。尤利安特好意打擾，他會心裏歡喜地，而且他會盡量滿足吉地，她總是。

因為覺得太簡單，所以又打算早幾天就送去，看他在那邊住的慣不慣。媽媽和兩個孩子親自坐了馬車去辦這件事，第二天又要爸爸去探問劇團的朋友，到那住的慣不慣。他們自己又打電話去問。等到知道了，那那在第一天就運着老家而且偷偷跑出來，可是因為不聽話才又回去，媽媽和兩個孩子一定要去看盤一次了。劇團的朱君把劇團在他自己房裏，請他夫人照管，當媽媽和孩子們的聲音在院子裏響了起來，房裏的列那就聽到了，嗚嗚地叫，跑到房門裏，用爪抓那門。放牠出來後，牠繞着他們三個，跳來跳去，媽媽和孩子們連一步也走不開，牠直立起來抓他們的手，不住地嗚嗚的叫，而且還落了幾淚。媽媽和孩子們躲過得狠，但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叫朱君將那那關門，就這也似約了家來。

從此他們不敢再去着望列那了，可是幾天後男孩子進城去買東西，又

在十字廟口看見子弟那，他就在路旁，樣子很惡劣。原來他從廟口出來，才已離一夜又半天，米盡糧絕又不肯餓死，硬蹲在十字廟口。大概是希望看見爸爸的騎車就追上來。男孩子抱他到廟裏，他嗚嗚地叫，表示不願；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呢？廟裡的朱君是漢河鎮的新主人了，他倒的確能夠愛護他的，而且他們也有小孩子。

因為這些惡報，決定將吉地搬到後一天。

在這些天內吉地常常要我的同伴，可是似乎也知道終於找不到了，便終日懶懶地躺在地上。當最後一天將牠到C處裏家去的時候，他歎歎地走，到了後，放牠在屋裏，他又沒精打采伏在牆上，只在孩子們跑過來，和C太太告別的時候才似乎鬆弛一下。可是也沒辦法要它走，當牠是這樣一種難聽的奇蹟者似的。

「這事都平安麼？」他問。不聽去遠處走。然而他們的位是
寂寞的。

一年以後，新羅得爾蘭里的人們有了簡便的船隻。這連帶想起了別
那，想「不知到那處建了？敬說」不知道吉地在。區長家裏並沒有通過
却。又一年以後，聽說C處長也離開了那城市，便又說：「不知吉地怎樣
了？」

於是新羅又一歌想到那幽暗的森林裏。

虛驚

最後一次休息的時候，嚮導說，只有五里路了。一路送他們來的月亮此時已經偏斜，半圓形的下端一角被什麼東西擋住了看不見，想來是遠處山上的一處安簾？可以吸香煙，但擦火柴的時候得再三留心，要擦得很快。

將手蒙遮住了香煙頭的一點紅光，一行八九人中有三四位這樣儘量地逃竄。袖口竊住了煙額，下勁兒長吸一口的當兒，瞥眼看手錶，是怪短針鑽在十與十一之間的時光了。

計算起來，已經走了將近六小時，據說不過三至四英里路。難怪五天

驕驕決定要趕路，人估計他們每夜最多能走五十里，然而要不是月
亮，三十里像痴走不到，不遇這第一次走夜路，或驕驕不談，雖然
有人咳嗽，或有人，或咳嗽時打噴嚏，請前面走遠了的停下來等，雖然這
幾段還有幾段，驕驕不任要打手電，雖然從那一條文藝團的河水，
驕驕的太不成話，且可惡，終於亦達到目的地了，現在橫着他們前面的
只有五里路。

「這不到麼？」「快了，還有五六里。」「這樣的問答，已不
止一次，他們對於驕驕口中的「五六里」已毫不大相信。可是也覺得無
聊，何況驕驕有一次「五六里」是真正五六里，而這一次現在已經到了
。一枝烟吸完的時分，精力似已恢復，站起來伸伸腿，覺得又已爽快，只
是覺着上沉甸甸地好像背着個包袱，但立刻又自警解：這是露水浸濕棉衣

手電又亮起來了。不容見備這罷了，一看，嚇得真難走。雖是心裏，看樣子冰是深的。前頭早已走過了一段的人隱見手電光，又折回來，低聲囑道：「真打手電！敵人會看見的！」

然而他們不怕宿敵人的眼睛能夠看到這裏。不是想王廣到了「家」麼？如何會左近有敵人呢！但手電不打了，却換了一根根的火柴。

這是最後一次麻煩。十多分鐘以後，他們繞着一道長長的牆牆，在找尋那預定的宿夜處的後門了。

月光下面，瞧見這是個大地方。圍牆內一所大房子，四面都留有空地。那房子四面高牆，只有槍眼式的長方小洞，牆面淺，在葉汪，平常老百姓的住房都是銅墜的格局，這大房子如果從前是地主的家，當然是極十足的堡壘了。聽說敵人的據點最近者不過二十里，那麼，這是不折不扣

的一應儘量了呵！

對準開了半天的門，裏邊方有人答話。燈光在幾株杉木的一排欄門後一閃，忽又沒有了。光景是叫人出來認證罷？好一會兒，燈光鬆鬆閃閃又亮了；盤問，解釋，不少時光。

聽不慣他們的客家話，五個外江佬的難民只坐在地下靜候他們把交涉辦好。但也做覺不安：怎麼先沒有接洽？看樣子是不歡迎呵，怪！

後來裏面門開了，——這就是說，把那榜在巨大清石門槓上的幾株杉木做的五六株直槓子一一拔下來了；勸導招呼着大家進去，這才簡約地說明了其中約原因：離這裏不過二十來里的據點裏的敵人昨天就有移動，企圖均未判明，也許要「擴圍」進村莊了！不，這儘量；爲了防備被襲擊，這裏的負責人羅武英都移開了地盤，留在這裏的，只是幾個老百姓。所以

解釋了半天這才相信是良家人。

「他們看見他戴了眼鏡，」嚮導撥着五個中間的老柳說。「口音又不對，疑心他是敵人的便衣呢！」說着，他斜着眼睛徽徽一笑。

嚮導抹着走了好一會兒，他們發見自己是在一間空空洞洞的大房裏了。有一盞煤油燈，把這空房照得頗為明亮。房角有木板搭成的大桌子，也許就是睡人的床。他們五個把手提的小物件往這「桌」上一放，都鬆一口氣，相信不久就可以睡了。兩個攜行李的老百姓蹲在地下，吸着給他們的土煙，似乎也在等候分發他們的安息地方。

熱水壺裏剩下的一點水都喝光了，又喝着「主人」送來的一大壺開水，帶在身邊的一些片糖也都分吃了，攜行李的老百姓也分到。六小時前吃過三頓飯的肚子這時像有點羞慚。然而就是小事，敵人有移動，這裏似非安

方法。

五個難民接續發誓。事情是很明白的：這裏說不定有危險，所以他們武裝不只在這裏遊夜，但這裏就是敵人的自標，五個死難者不該不留在這裏，要是還遇了敵人，也免不了！他們五個商量，最後決定了走河和灘，他們所到灘上疏散的地方。

「走也好。」喬導說，「那就立刻走！」又加一句，「有十里路呢！比意思是叫你們還走得麼？」

疲乏的軀體又懶懶起來了，也誰能喝到水？吃了岸邊，又休息半個鐘頭，才敢相信是驚天的難渡方，自然是違命。不用說只有十里，就是二十里，他們也要走，人的精力不到必要的時候，是揮不出來的。

五。岸邊已經和去了，留下十幾以外，只有白頭東西依稀可見，絕對不能打手。

電。要是掉了線，那實在太危險，因此把兩個孩子放在最後。與其說是騰上出力，還不如說眼晴用勁。全身的精神都提到眼晴來了，釘住了前面的大影子。沒有風索，也無所謂恐懼，走是一切……也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走。田廳呢，松林呢，長滿了茂草的曠野呢，或是殘破的村子呢，似乎都有。其間還走過一架吱吱格格會叫的東西，大概是竹橋，橋的彼端有柵門。

終於到了狗吠。一行人^三在矮矮的茅簷下站住。停止了許久的思想的機器，這時卻又復活了；首先是：「這裏該就是了罷？」其次就想到睡覺，想到明天能不能走，——敵人要是當真「^三蕪蕪」這一帶的村莊，人地陌生的外江艦又怎樣辦呢？」

聽得呀呀的木板門的聲音。一盞微弱的燈光閃了又沒有。起了風了

近旁懸好幾響的天概是竹子。

最後，一行人揀選一個牆角，就擠進了小小的一間屋子。這有丈把長半丈寬，小小一個板桌之外就是一些裝糧食的木桶竹簍，以及破舊的農具。兩根竹橫架在木桶上，代替了凳子。可也點個煤油燈，房間太小，煤油燈亮得叫人心慌。

費導坐在板桌上，靠近煤油燈，嘴角上叨一根土煙，斜着他那細長的眼睛，跟屋子裏的老年農民說著客套話。揀行李的老百姓一個蹲在地下打瞌睡，另一個年紀大些的，也時時從旁擡嘴，惹跟著笑。

這樣子，不是在講什麼嚴肅的事情罷？

五個外江佬也掃好了土煙，默默地吸着。一種安全之感，因為那費導的怡然自適的形情而更濃厚了。他們對於這些人民的武裝有信心，把這破

懶的弄成着了緊要的存保。他們是心滿意足，所不慌張，心裏着屋子外的風吹着樹木嘯嘯響。

「這陳陳要呢？」五個中廚一個說，「門外的柴房光景也是不夠大罷？」對這樣說的時候，他是想着和進士屋毗連的一間，他料想那是柴房，他們行李就放在這一間裏的。還有門，行李放進以後，待還上了鎖。

「他倒找錢賣人去了，等他來了就有辦法。」

然像有人所生硬的國語回答。

五個外江佬大出意外。說謊的人蹲在門邊，他是驚恐的三個武裝同伴之一，也是香港失陷以後才來的，原先是什麼專家書院的遊說員，但此時口裏說「子」一校左輪，他時時把右手弄掉，當時當本軍進佔廣東，他像「初夫」出差，稱他是帶市裏的大孩子候補人力車夫的缺，先跟在車

後跑。

回味着他的話，五個外江佬又有點惘然了；事情還沒定局呢！負責人既不在這裏，那麼，這又是什麼地方？而且負責人怎麼還得找，五個的心都緊縮起來了，開始回嚮導探聽。

「唔怕！」嚮導斜着眼睛笑着說，「唔怕！」猛吸了一口煙，仰頸子噴了出來，又說道，「快了，快了，該要來了。現在幾點鐘了？」

已經一點又十多分。大家都吃一驚，怎麼就這樣過得快。

嚮導將煙尾巴扔在地上，站起來就走出門外去了。當那板門呀的又推上以後，屋子裏忽然靜的可怕。煤油燈的火焰突突地跳。遠處有一聲兩聲狗叫。樹葉什麼的，在外邊簾簾下蘇蘇作響。

屋主人，那老年農民，轉過身來，對五個難民說話。又推過一把大瓦

發來，請他請喝茶。寒暄話不好懂。可是老頭兒那綉臉上的笑容比話的力量還大，這些厭厭笑容的綉紋好像就是莊嚴的文字，告訴他們：這裏全是你們的朋友，你們的兄弟，你們是安全的，不用怕。

四又響動，鄧導又進來了，老年農民立刻問了他一些話。鄧導還沒回答，又一個人閃進門來了。屋主人立刻滿臉興奮，又像鄧導一樣問他。新來的人戴一頂黑呢帽，身上一件舊大衣，也用客家話回答，說得很快。他顯然就是大家等待的人，五個外江佬都朝他看，他也圍着他們，點着頭，似乎說：「對呀，就是我。」

鄧導對他們五個介紹：負責人有要事，不能來，這是他的代表。「現在敵情又有變化，」鄧導又接着說，「敵人離這裏反近了，只有五六里

五個人完全怔住了。但當他們定過神來的時候，那代表很客氣地向他們抱歉招呼不週，又代表負責人表示歉意，末後就說到眼前的情況：「這裏也不安全。現在倒是你們先走的地方好些。不過你們要是走不動了，那就留在這裏也可以。我們負責，把你們醫治起來，沒有關係。」

他說的是粵語的普通話，字字清晰，絕對不會聽錯了一字半句。

「那麼，他們走不走呢？」五個中間一個說，指着領導和他的三個武裝同伴。「你們又走不走呢？」

「都要走。」

「那麼，要是我們不走，怎麼辦呢？」

「就住在這裏也可以。」代表朝屋裏看了一眼。「不過，你們外江人口音不對，集中在一處是不好的。我們要負責務你們分散到好幾個人家去

。」

五個人面面相覷，決不定主意。

「這裏的老百姓都很好，」代表又說，「他們一定負責招待。可是你們一定要分散住，不能走動，不能露臉。你們的樣子一看就知道是外邊來的。」

「敵人難道裏只有五里麼？」五個中間一個又問。他希望這所謂五里就等於路上嚮導屢次說過的五里。

「不錯，在河那邊，五里，敵人是黃昏以前就到了那邊的。到這時候不見動靜，也許他們不過來了，可是敵人夜裏總是不出來的。也許他們在天亮以前會過來，所以我們還得疏散到別處去。」

代表說完，屋裏忽然異常沉寂。嚮導把他的盒子槍掛好，準備要走了

；好像他已經這五個交給了那代表，他已經任務完成。

五個人商量了一下，立刻決定再跟着走。他們認定：跟武裝在一處，總比分散了隱藏在老百姓家裏好些；「淪陷」過一次的他們絕對不願再嘗「淪陷」的滋味。

「好罷，」代表說，「那就一同走。……不過，你們的行李怎麼辦？」他朝兩個孩子看了一眼便自答道：「好，行李也一同走。」

五個人又把隨身帶的小東西各自拿在手裏。代表和嚮導說了些話，又對五個人抱拳道：「我還有事，不能送你們去了。他可以同你們一路去。我這裏沒有人護送你們。不怕，保險的。」

一行人又出發了，心緒卻比先前複雜。似乎路也錯亂了些，不一會就覺得道路已歧岐路路的情，以後又在門牆上彎彎曲曲走了好許時鐘。天空

沒有星月，然而望出去田野的輪廓却比較分明。汗濕的襯衣本來倒已經被體熱烤乾了，現在可又溼了，沾在背上，有一種涼快的感覺。

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增加了人，有時上前，有時落後，夾在一處走。一羣巨大的黑影漸漸移近了，光景就是會去叩門而且進去過的那所大房子。然而路轉彎了，不多一會，竟在一座松林裏一高一低左轉右旋繞圈子。

並不是回到那所大房子去，這是很明白的了。

「還沒到麼？」五個中間有一個自言自語說，「上那裏去呀？」

有一個和他們走在一處的人回答：「上山去！」

哦！五個中間聽明這句話的，都這樣輕聲一怒。他們知道「上山去」的意思。上山是最安全的辦法。二十四小時前，他們在上一站住了兩天，晚間就是宿在小山上一個土寮裏的，因為這比村子裏老百姓家更安全，更

隱匿。

五個人想像山上一定有一間五尺見方的土寮，地下鋪滿了稻草；卽不然，也該是搭在幾棵大松樹中間的一個茅棚。……這樣的想像還沒完，一行人突然都停止了。像聽斷了繩串的制鼓一般，一個個都就地躺去，躺在那露出的地上，行李的挑子也歇下來，挑夫一眨眼也就不知那裏去了。

山下裏都是一些小松樹，風穿松針處處如響。

偷偷地亮了一下手電，這才瞥見地下橫七豎八躺著不少人，有的兩人合蓋一張軍氈，有的簡直什麼也沒蓋，而幾個子的衛隊也已經縮在一張軍氈下睡呼呼熟了。

「別打手電！」一個人跑過來低聲喝著。

這人攜着一枝長槍。這時候，才又看明白還有些不會睡的人，像一根

木頭似的分數結在四方。

「不走了麼？」五個幾乎同時問了。

「不走了。別打手電！」再一次叮囑，「敵人近得很哪！」於是轉身走了。可又回來說，「睡呀，你們怎麼不睡覺？」

「睡在那裏了？」有一個冒冒失失問。

「就睡在這裏！」說着就走開去了。

現在什麼都弄明白了：敵人在近處，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山上過夜；這裏有武裝，担仕警戒。

五個人最初不打算睡。但是冷得難受，便打開一個鋪蓋，取一床氈子蓋了頭，五個人擠在一堆。索性擦一根火柴抽起煙來了，不抽煙的老徐母已呼呼入睡。有這樣的思想閃過腦際：萬一敵人攻進村子，又來搜山，兩

「鑼聲停了，可怎麼辦呢？」

「我們躲在這裏不動就待！」一個說。

「萬一他們去了呢？」又一個問。

「還是騎在這裏不動。」

「敵人可要找見我們了，怎的？」

「只好到那時再作理會，我們不是戰鬥員，開火了又退却的當兒，我跟不上他們的腳步的。」

「那麼，怎樣應付敵人呢？」

「這就是香港疏散出來的難民，聽得開火，逃在這山上躲藏的。」

想是這樣想，但他們知道這些人民的武裝是夠機警的，如果敵人進村子，他們一定早得消息，大搖不帶開火，他們就先走，那時，自然仍舊跟

了去。

煙抽完，人也倦了，懶筋也不動了，就此朦朧入睡。

再驚醒的時候，東方已經發白。這才看見四周有幾十根長榆樹，夜鶯啾

一個相貌斯文的青年撐着槍走進來，打起生硬的國語說道：「沒有事了。不過，還得等一下。我已經派人去問了，等他回來就下山去。」

「下山到那里去？」

「還是到那所大房子去。吃過飯，下午送你們上路。」

五個人都起來收拾鋪蓋。其中一個獨自笑着自言自語道：「這是演習了一次怎樣撤退我進。必要的時候，相信我也可以打游擊的！」

過封鎖線

昨夜朦朧的月光下只覺得這所大房子建築的像個堡壘，今天白晝再進來看一看，嚇，這簡直可以說是一座要塞。

那一團圍牆，雖不怎麼厚，却有一人半高，圍牆四週全是上下兩層鎗眼。這牆周圍約有三百多步，正面有像門樓的東西，牆壁厚，兩邊牆門，全是數株的杉木做的柱子，門樓頂上居然雄辯式，而且是平頂，必要時這就是機關槍陣地。

大房子是一塊塊。盤踞圍牆中，像一個島。水磨磚的高牆，石腳是有五尺高。一道正門和一號便門，門檻全有半丈深，青石包圍，內外兩道

木欄，每根柱子是圓株杉木做的。而且門框兩邊又有槍眼，攻進了頭道木欄再攻二道時，便要受到兩側的槍擊。牆沒有正式的窗，可以名爲窗的，實在也是槍眼，這有二尺長，三寸來寬，整塊青石鑿成，嵌在牆中，每隔一丈，便有一個。這是裝在牆的中部的。這上邊，幾乎靠近牆頂了，又有小小的圓洞，也是槍眼，也是每隔一丈一個，和下面的長方形槍眼犬齒相錯；因此，這牆上，高低兩層，每五尺便有個槍眼。

說他像一座城，實在不嫌誇大。內部橫直的甬道便等於街道，夾道是許多小房間；而那居於中心地位的大天井便是道「城」中心的廣場，天井南端是大廳，全座建築中以這兩間最爲亮敞。

現在這「城」中就住了十幾家老百姓。而人民的武裝則佔居了右邊靠「城」牆的一排房間；他們發出一個頂乾淨的招待那五個客人——逃難的

外江佬。

陽光從狹長的鐘形式的窗洞進來，房裏倒也很亮。五個客人洗過臉，都去坐在闊大的木板舖上，看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孩子擦步槍的機件。

這裏的負責人已經和他們談過了。據他說：敵槍常常有變化，昨晚好像要濫犯這個村莊的敵人在拂曉時先又轉移別處去了，然而這裏離敵人的據點太近，不能不時準備，一聞警訊，就立刻上山。他已經派人到山頭瞭望，在公路旁暗探。他又說：招待不周，爲的這個村子裏什麼也沒有，很覺抱歉。而那擦槍的大孩子是派來招呼他們五個客人的。

然而客人們也並無什麼事要差遣這大孩子，他們要問的話却很多。最要緊的一件事是今晚能不能走。他們着急的要趕路。關於這，負責人已經告訴他們：倘沒有大變化，一定可以走。可是他們還想多知道一點路上

可能遇到的困難，例如，要不要爬山，要不要過壁，要不要涉水，要不要「摸黑」，路有幾多遠……過去兩個晚上的夜行的經驗，特別是行列常常脫節，走不快的人急得要命，——這一些不大的秩序，使得他們想起了就滿心不安，閒話就多了。但是這大孩子只能說客家話，而且除了客家話，就連省城話也不大了了得的。

五個中間的老徐能說幾句半生不熟的廣府話。和這大孩子雙方都半懂不懂地攀談了好一會兒，彷彿弄明白了下列幾點：這大孩子也是隊員，上過火線；敵人不大敢遠離據點，今晚走的路要通過敵人在公路上的兩道封鎖線。

二十來歲的一個年青人，白臉，濃眉，大眼睛，模樣兒很是斯文，尤其那大眼睛上的長睫毛，將那亮光光的兩點黑珠襯托得頗為出色，——帶

着個墨水瓶走進房來，就在靠近窗洞的一張破半桌旁坐下，找出一枝舊鋼筆，在小小一本筆記簿上寫起什麼來。

客人們認認這面孔。記得昨夜在半山松林裏，他是澈夜担任警衛的一個，而且是負責指揮着其他的八九桿長鎗的。換句話說，昨夜在山上，五個客人是交給他負責的。雖然看樣子他並不有關，可是五個客人不肯放過他；談話就開始了。

這青年懂得國語，也能說幾句，雖然十分生硬。

他告訴他們：今晚能走，路是不坦的，不遠，四十多里，不過要通過兩道封鎖線，可也不用怕，他們已在佈置；「這裏的封鎖不夠，」他的措詞的說，言外之意，偷渡封鎖線，護送這樣五位客人，這任務最好是短鎗班來負擔。

「是不是你送我們去？」

「現在還沒曉得。」

「我們希望你無法。因為你能說國話，我們就上方便些。」

他點一下頭，不說什麼，讓話暫時中斷。

他拿出一本相當厚的書，翻到中間一個地方，低了頭，很用心地讀着，時時在筆記簿上記下些什麼。

客人們驚見了這書。

「從前是在那里讀書的？」

他猛然抬起頭來，好像不大相信這問題是對他發的。但是長睫毛向下撇，頗為忸怩地答道：「沒有讀過多少書。從前我是一個工人。」

話題又來了。客人們一次一次追問，才知道他是南洋華僑，在星加坡

工，是機器工人。廣州失陷以後和許多熱血的華僑子弟跑回祖國來，盡了抗戰的陣營。在南洋，他還有弟妹，還有母親。他姓張。

「知識不多。」阿張說，神色愈加忸怩，「讀這本書很費力。在南洋的時候，學習的時間不夠。」

「現在你們每天有一定的學習時間罷？」

「有的，可是自己程度不好，有些地方看不大懂。」他低眉說着，長睫毛又一動，神情像一個害羞的女孩子。客人中間一個「媽媽」非常的受感動。她問道：「有沒有人指導你們學習呢？」

「有是有的，可是他太忙了，而且我們的流動性太大，常常要轉移，十天八天不能定下來。」說着又忸怩地笑了笑，手指摸着那本書的封脊背。

客人們覺得說話太多，已經担誤了他學習的時間，於是不再去纏他了，各人也自去找點事來做；他將汗濕了多次的襯衣洗乾淨，拿到外面太陽底下晒，又坐在矮籬下看老百姓磨穀。

昨晚送他個來的雷導和其他幾位，都在屋外空地上幫着一個險員拆卸一枝長槍的機件，加以檢查，他們高聲笑着，都說着客家話。

九點鐘吃早飯。負責人又告訴客人們：公路上有敵人移動，看樣子是撤往龍岡，如果敵人向公路兩旁的村子侵犯，那就疏散到山上去，敵人一舉一動隨時都有情報，到下午就能決定今晚能不能走了。

飯後，負責人又勸五個客人去睡一覺：「昨夜不曾好好睡覺？今夜又要走路……」

但是不到半小時就聽得遠處有轟轟的轟響，剛有幾分鐘的客人們斷

定這是大炮。他們立刻起來準備疏散。負責人却以為不忙，先將行李疏散，再等報告。

大房子里空氣有點緊張。老百姓把牛，豬，母雞和小雞，還有一挑一挑的糧食和菜蔬，乃至農具，都陸續運往附近的山上。客人們的行李也送上了。幾個荷槍的小伙子跟着這些輜重先走，另一些則到村子外面路口警戒。那位姓張的青年也把他那本原書裝在口袋裏，掛在肩頭，腰里一枝左輪，手裏又一枝長槍，和另外兩個帶槍的大孩子擔任了這大房子的警衛。

又過了十多分鐘，五個客人也奉命疏散。負責人叫他的書記陪着一路走，他自己要到最後五分鐘才帶着留守警衛以及從村口撤回的步哨一同撤退。山離村子約有兩里路，村裏其他的老百姓也都趕着牛和豬，挑着包袱

彎委，從各方面是上山去。山不怎麼高，然而極圓是大的，密茂的小松林簡直全是，從山上看山下，目標很清楚，但從下往上看，只見綠茸茸一片而已。

五個客人被引往半山，經過了昨夜他們露宿的地方，更深入，到達一塊凹地，就停止了。五個種一叢松樹非特綠幕，很舒服的坐下來。送來了一大壺水，並且叮囑道：「我們的人就在近旁，有什麼需要，叫一聲就得。」

這些小松樹還不能構成穩密的綠蔭，樹下的草地被南國冬季的陽光一晒，蒸騰着暖烘烘的香味。蒼蠅嗡嗡的飛來飛去。五個客人躺在地下，隱約還聽得遠遠有轟轟的炮聲；但是，聽着聽着，也就睡着了。

下午三時許，得到確實消息，敵人沿公路撤到龍崗，附近一帶鄉村大

概沒有事了。於是疏散在山上的人們和物資又陸續回到鄉村里去。

五個客人仍舊到那堡壘式的大房子。一進了早上歇過一會兒的那間小房，看見那位姓張的青年還是捧着那本厚書，坐在窗洞下的破桌子旁邊。

「沒有上山去麼？」客人問。

「沒有。」長睫毛一瞥。但又露出白牙齒一笑道，「吃過了晚飯就可以走了。我們一塊兒走。」

這時陸續有幾個人進來，被指派了招呼五個客人的那個大孩子也在內，他們嘩嘩嘩嘩笑着，又把身上的軍氈，——或者是一件大棉襖，長槍，子彈帶，手榴彈，米袋，這是黑布縫成的長管子，雜亂地解下來，堆在屋角的方桌上。他們是放槍回來的。他們曾經伏在公路旁邊的灌木叢中，看見大約兩連的敵人沿公路向西而去。

吃晚飯的時候，大概是四點鐘。五個客人正式發通知，今晚可以走。負責人說一切都已準備妥當，路上由阿張負責。「我還有些事，不能多陪，」他客氣地說，「你們要到天快黑的時候，才可以動身呢。」

離開動身還有兩小時，這在五個客人是悶氣的事。可是他們周圍的人卻異常忙碌。顯然一半是爲了今晚有五個客人要他們負責送過封鎖線去。我指揮了招呼他們五位的那個大孩子早已全身披掛，——軍靴，糧袋，胸前交叉的子彈帶，手榴彈兩顆，一支長槍則斜掛在肩頭，跟他那矮小的身材很不調和。

「你也去麼？」客人之一好奇地問了一句。

他笑嘻嘻點着頭。

「還有誰是去的？阿張呢？」又問。

他轉着烏溜溜的小眼珠，好像不大理會似的。但又興奮地笑着，很快的說着客話。

「他說什麼？」客人之一問他的同伴。

「他說路上如果碰到敵人，就請他們吃手榴彈。」勉強能聽懂的老徐回答。

「呵！那可不妙！」又一個客人說，相信這是可能的。

「不會的。」老徐慢騰騰回答，「他小孩子隨便說說罷了。」

但是不安之感，油然而生了。客人們覺得這大孩子的信口開河究竟是不可信的，可又不敢置之不理，非要找一個比較能負責的人問一問便放心不下。他們想到了阿張。然而阿張忙着別的事去了。客人們商量以後，認為路上之是否遭遇敵人姑可不論，但如何保持秩序，使不至像昨夜那樣時

總算不無精練，倒是重要的。他們終於找到了阿張，提出了這問題。

「不要只顧快走，以至失了聯系；多休息，大約半小時休息一次；帶隊的人應當前後各放一位；隊伍的負責人應當和客人推定的代表保持密切聯系；遇到轉彎或是難走的地方，應當特別走得慢些，」——這些是客人們提出的要求。

阿張閃避着他的封匪毛，一一都答應了；可是他再三叮囑：「不可以扛手電，不可以吸煙，不可以談話。昨晚我們看見遠遠有火光還當是敵人呢！行軍的規矩是可以！」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十多人的小隊終於要出發了。阿張的肩頭斜掛着揀成一捆的軍鞋，腰間是手榴彈，手電筒，手裏是一枝左輪，——他在大房子前的廣場上配備他隊員們的這一隊。阿隊是四枝長槍，壓隊是兩枝，

他自己帶着一枝長槍則在中間，五個客人緊跟着他，所付挑子放在他的前面。

他撮口吹子一聲，這一行人就在夕照中移動，居然有些行軍的味兒。

第一次休息以後，月亮已經高掛天空，黑的田野裏一片蒼白。這對於走路是方便的，然而對於通過封鎖線，却是一種威脅。「不要作聲，不要吸煙」的叮嚀又重復了一次，「不要太走快」的要求也重復了一次，於是又上路了。一序樹林橫在前方，疏疏落落的，也不辨是些什麼樹，但月光已被遮去了不少。穿過這樹林，又走過一大片曠野，猛撲見蘆葦有幾萬一般的東西，却是連綿的山岡。一行人和這遙遠的山岡平行前進，又走了若干時，便見白霧茫茫橫在前面的，像是一條河。隊伍先頭的人忽然步子加快了，客人們勉力跟着，不多會兒，已經走近那「河」邊，這才知道

原來是一條公路。

「這該就是所謂封鎖線罷？」客人們心裏這樣想。然而隊伍還是不停地走，而且還是急急地走，終於又遇到了樹林，這才停下來休息。

月光穿過樹葉，地面上黑白斑駁。人們都坐在草上，覺得無聊，手裏著衣服却是冷冰冰的。阿強悄悄地對客人們說：「現在多休息一會，下去有許多生火一定比走的好。」

「剛才走過的就是封鎖線罷？」客人們問。

「本來，這裏才是封鎖線。不過這裏兩邊山上全有敵人的崗位，這裏是危險區域。」

「神情又緊張起來了。可是不慌。因為客人們最怕一隊人走得七零八落，前便不能照顧。就是最怕在這陌生地方掉了隊。可是今晚的秩序很好，

雖然是在行軍的表態，就增加了他們不少勇氣。

再上巖的時候，客人們又看見他們這休息的地點原來也是經過選擇的；這不但有樹木壁蔽，而且還是個窪地；在他們休息的時候，還有兩個窟窿噴出在相離兩三丈樹林外的高地上呢！

一小時以後，所謂對銷線也平安通過了，這是第一道。屏息走的一行人，漸漸放鬆了腳步，間或有咳嗽的聲音。然而隊伍忽在曠野中停止。阿張和其他的隊員聚在一處，悄悄地說了一些話，便又發令再走。大槓十多分鐘以後隊伍又停止了。這回是在平坦的曠野裏，遠遠近近有些矮小的松樹。他們採了些松枝，插在白色的衣包上，阿張將他的手電筒也插在衣襟裏。

「前面的山頭，就有敵人的崗位。」阿張悄悄地對客人說，「我們要從

山腳下儘像逃過去。不要作聲，連咳嗽也要耐住。腳步也要輕些。二十多券錢就可以過去。」

這是第一道封鎖線了，月光很好，前面那山頭看的很清楚。隊伍整齊着走，不太快，也不太慢，滑着山頂，像一條蛇，輕輕滑過去。

但是隊伍忽然走快些了。速度漸漸增加，隊伍也漸漸拉長，終於像一串皮球一般，滾落了小小的一個坡，投進一叢樹木的濃蔭裏。

當人們躺在樹下休息時，樹蔭外的斜坡上，有一個蹣跚的黑影，槍托差手裏，這就是那個大孩子，現在擔任了瞭望哨。

客人憑起在出發前這大孩子說的要是不遇了敵人，就請他們吃手榴彈，都不接領笑。封鎖線是終於一一通過了，現在可以抽一支香煙了，驕傲還不散露篝火頭。據隊員們說，他們看見山頭上敵人的步哨的，約有五六

備。

「他們也許看見我們的。」有一個隊員這麼說。

「要是他們衝下來呢？」客人問。

「敵人照例不敢下來。」阿張回答。

但是另一個也不過是大孩子的隊員却笑道：「要是下來，我們請他們吃手榴彈！」

「今晚過封鎖線，然而沒有昨晚路上那樣慌亂，無秩序，」客人之一自言自語地，「可見調度是不可少的。」

參孫的復仇

像一尊石菩薩，參孫端然坐在床頭，打算給她一個絕對的不理睬。

幾台上，黃色的火苗，拚命的向上竄，忽而一跳，便同跌了個筋斗似的挫矮了好一段，於是又突突地抖動起來。

妖嬈的大利拉兩臂一揚，飄開了綉織的黃色長披的下幅，故意將她的玉體和參孫打個照面，然後又轉過身去，背向着參孫，扭過臉來斜視着，嘴角半曠半突地，側着身子擺着姿，像一匹貓，又輕輕走到參孫的跟前，用狎媚的聲調喚道：「參孫，我要你告訴我。你怎麼能夠不告訴我呢？」說着，她就儘到參孫的眉頭了。

「參孫的眼皮動了一下，然而他立即又像一尊石菩薩，凝定了臉上的每一根筋肉。」

他決定主意，給她一個絕對的不理睬。

「你騙了我三次了，」口脂香和妖艷的聲音一旁送進參孫的感官，「你騙了我，你不把我的愛情當作一回事，你不把你有這樣大力的秘密告訴我；不告訴也罷了，你這說謊話騙我。可是你還說你是愛我的，你自己問自己，還有良心沒有？」

像一條蛇，大刺拉刺纏着參孫的粗壯的軀幹；像蛇的尖銳開鋒的毒舌，她那一會兒欺騙，一會兒激發，一會兒伴嘆，一會兒嗚嗚咽咽的百般傲作，百般花言巧語，刺進了參孫的耳朵，刺痛了他的腦，有時使他麻痺，有時使他戰慄；甚至有時也使他不免一陣兒的迷惑憂慮。

「我的同族，罵我恨我，爲的我要了你，」大利拉將臉偎着參孫的臉，整個身體不停地在參孫身上揉擦，「爲了你，我連父母兄弟姊妹，也都不顧了，可是你——你不是真心愛我的！」大利拉抽咽了，雙手挽住了參孫的頸項，「我選活什麼？我就死在你跟前。」

黃銅的鏡台上忽然映出了紛亂閃動的色彩。黃色的長發，蓬然乳白的腿，烏雲樣的髮亂作一團，妖態的大利拉從粗壯的參孫的身上委靡到他腳邊，眼睛半閉，腮紅的秀脣半開。

參孫沉重地吐了一口氣，伸出他那溼斯猛癆的臂膊，抱起了大利拉。他抱着大利拉，走向床前；軟綿而滑膩的腿勾住了他的粗腰幹；然而他的臉上的肌肉只鬆了一下便又緊起來，他輕輕將大利拉放在床上，又石音確似的凝固在床前。

他還是那個主意：給她一個絕對的不理睬！

x

x

x

然而參孫的心，却不能跟石頭似的。

參孫的心裏，正在算過過去的三次試驗。

他記得明白清楚，就同這事發生在昨天：那時他剛到梭烈，和這妖媚的大利拉有肌膚之親也還不過幾天，大利拉就探詢他何以有這樣驚人的大力，用什麼方法可以破他？

「如果用七條沒有乾的黃繩子來捆我，我的力氣就使不出來。」——那時他毫不遲疑這樣回答了的。

他記得明白清楚，就同這事發生在昨天：當時他一聽大利拉問這個秘密，他就想到他的前妻，那個非利士人的美貌的女兒，曾經怎樣欺騙過他

；他那時心里說，「嘿，莫不是你也受了人家的金錢，來在我身上取巧使詐？」然而他的試驗果然不會落空，大刺拉這婦人果然出賣了這般的秘密，她乘參孫熟睡的時候，用非利士人給她的七條沒有乾的青繩子，將他綑綁了；但是參孫的亮見和預防救了他自己，非利士人閃到房門口，參孫一下子就把那七條繩子掙斷。

他記得明白清楚，就同這事發生在昨天；那時離這第一次試驗不多幾天，這婦人又作第二次的無恥的探問了。當時他的心一下裏縮緊，他眼睛定定地注视着大利拉。他怎麼能夠相信人之無良會到這樣的地步，他簡直不能相信這樣柔爛的身段，這樣甜蜜的嘴巴，會那麼無恥而惡毒，比迦薩那個妓女還不如！

他不能相信，然而他願意再來一次試驗；他怔了一會兒，這才答道：

「第七那不會用過的新繩子，我就無能爲力。」

結果是：他所不能相信的事，竟使他不能不相信了。

他記得明白清楚，就同這事發生在昨天：這無良而蠢笨的婦人不久又生了第三次的嘗試。但這一次，他毫不驚訝；當他看見她惶惶惺惺，皺說他的「不愛她，爲的不說實話」，他只覺得這婦人太可憐了，——這得可憐，也狠的可憐，他凝眸看看這婦人的嬌豔的面孔，心裏想道：「就是條狗，也該明白三番兩次要人上當不過白費心血，她到底是人，怎麼不想到自己的把戲，即使能騙人也不過一次？難道她以爲我是木頭，連這一點也看不出來？」

這樣想的時候，他又覺得自己不應該把這婦人看得太壞；也許他這一次當真並無惡意，不過爲了那次得不到真話，覺得自己太沒臉，也覺得人

家對她只有虛情假意，所以撒謊撒辯，定要問個明白。他這樣想，就又答道：「把我的七絡頭髮和緯線一同打成繩子，這就行了。」

但是這第三次的試驗，還不能叫這婦人心死。七絡頭髮和緯線打的繩子不能奈何參孫以後不多幾天，這蛇似的婦人大利拉又用加倍的毒性，加倍的精力，火一樣、鐘一樣、無盡無夜，死纏住了參孫，要從他口中挖出那秘密的真實來。

這樣的糾纏煎逼，亦已有了好多天。

X

X

X

隻手撕裂活獅子跟撕裂羔羊一般的參孫，却受不住這樣女性的又妖媚又潑辣的糾纏。

用一樣頑厲的骨身要殺一千非利士人的參孫，却無可奈何這強烈的女

子大利益。

「會兒，爬在他身上，她說：『我要試你是不是真心愛我，所以要問你爲什麼有這樣大的氣力，可是你第一次就騙了我。知道你是騙我的，所以我就用土根沒有乾的苔種子細綁了你，揭穿你對我的欺騙。可是我還照樣愛你，我又一次一次想得到你也真心愛我的憑據，可是你第二次第三次又騙了我了。你每次騙我，一開口我就知道；我幹麼不用你的話來揭穿你的不忠實？你自去想想罷，是你先騙人呢，還是我先？』」

石菩薩似的參孫，還是打算給她一個不理睬。

然而他在心裏自問道：到底是她來試我呢，還是我試她，我開頭就不相信她，這也許是我的不對罷？也許竟如她所說，我一說謊，她就看得出來！也是我太壞，把好人卻當作壞人了！

這樁惡的拳孫覺得不好意思再看大利拉一眼。然而大利拉的熱情的眼睛却釘住他，似乎他的每一個念頭她都會看明明白白。

從這概念的一探問題，內心的鬥爭便變得愈益苦惱，而這鬥爭隨着大利拉的更趨性更猛烈的糾纏而逐漸加劇。力殺萬夫的拳孫，在這鬥爭前，竟無能為力。矛盾的必相像一條毒蛇，在咬噬他的臟腑；他呻吟像一個病人，苦惱像一個罪人了。

「也許她本無惡意，而是我以惡眼看她！」——這樣的意思像一只勇敢的青蠅，越去了馬上又回來，無休無止地在他靈魂裏振動。

「既然是愛我，把我的靈魂和肉體——一切都交給我，那自然她會權利知道我的一切，連我有這樣大力的秘密也在內呀！」——這樣的意思又像一支利錐，無休無止刺在他心上，——「那自然，我的優劣的不信任

屢次的謊騙，使她苦痛異常！」

「既然自己的真心換得了人家的謊騙，那她自然要用這謊騙來揭穿我的虛偽了；她三次纏縛我，畢竟不過是試驗我的不忠實罷了！」——這樣的意思，又像一把巨斧，沉重地一次又一次打在他頭上。

「而且她爲什麼恨我，要置我於死地呢？我給她快樂，我給她一切，我給她豐肉滿方的滿足，她置我於死地，於她有什麼好處？如果她有惡意，難道她不在我一抬手就打死了她？如果她當真想賭得我的秘密而置我於死地，那麼，第一次試驗不成的時候，她早該等待時機敗露，早已逃了，怎麼她敢二次三次的要求？怎麼這取這條無盡殺機咬住我，一點也不肯放鬆？呵！只是我自己太壞，開頭就堪惡意來誤導她的真心罷了！」——這樣的意見，像一塊火紅的烙鐵，燒得他渾身的肉亂跳。

這一切內心鬥爭將一個萬夫不當的參孫折磨得沒有人形了。他不能拋棄大利拉，也沒法躲避大利拉，更不忍給她一個不理睬了。

在大利拉的驅逐的，堅強的，煽惑而又辛辣的攻勢下，力敵萬夫的參孫完全苦惱得像一個罪人，衰弱得像一個病人了！

X

X

X

燈台上，黃色的火苗，拚命的向上拉，向上拉——然而一蹶便同跌了一個筋斗似的，撲矮了好一大段，於是又突突地抖動起來了。

披散着衣襟，披散着頭髮的大利拉，坐在地下，靠着參孫腳邊，頭枕在參孫腿上，她的臉向上微仰，眼睫半閉半開，却凝神望住了參孫的受苦傾廢折的面孔；她像一個教士，憐罪人懺悔一般用了莊嚴虔誠的頭音，輕輕說道：「參孫，你把假意對待真心，你使愛你的人痛苦得要死，可是你的

靈魂也負着罪惡的重担，你也苦惱。參孫，這都爲了你把人活得太壞，你把人都看成瘋狗，實在並不是！」

大利拉這樣說着，便幽怨萬分地歎了口氣，臉便在參孫的身上，但是隨即她又抬起頭來，恰巧參孫的手輕輕摸着她的面頰，這手指尖冰冰冷。

「大利拉，我告訴你，」參孫的聲音也有點發顫，然而聲音中充滿了「得救」的喜悅，「我從來沒有剃過頭髮。我出娘胎後，從沒剃過頭。如果剃掉了頭髮，我就跟平常人一樣了！」

「呵，參孫！——親愛的。」大利拉歡呼，她的妖媚的眼睛忽然閃着異樣的光芒。

參孫被這這一閃的光芒所震動了，看見毒蛇吐信那樣的感覺像電流似的通過了全身。然而，只一刹那，大利拉的熱狂的擁抱將其他一切感覺都

掃蕩了，也都融化了。

X

X

X

大利拉和菲利士人約好了日期。

又約好了辦法。菲利士人應當帶兩件東西來：銀子給大利拉；剃刀，對付參孫的頭髮。

到了那日子，大利拉設法使參孫睡覺，參孫的頭枕着大利拉的大腿睡着了。菲利士人派來的人，就着大利拉的大腿將參孫的七縷頭髮一下都剃光了。於是大利拉呼道：「參孫，菲利士人拿你來了！」

參孫睜醒來。可是，他的力量沒有了，他和平常人一樣軟弱。

他轉臉對着大利拉，她睜大了怒眼，光芒閃爍，大利拉和拿他的菲利士人都戰慄了。參孫的光芒四射的眼睛似乎說：「好啊！這這要無恥的人

，有這樣卑鄙的人麼？」他不作聲，只冷冷一笑，眼睛裏的光芒也就收斂了。

非利士人拿住了參孫，剷去了他的眼睛，將他帶往迦薩，並用銅鍊鎖住他，下他在監牢。

x

x

x

被剷去了眼睛的參孫在監牢裏做苦工。

參孫在監牢裏推磨。

一天一天，參孫在監牢裏推磨，他沉默得有如石像。

一天一天，他鬚青永沒完結的鬍子，他的失去了眼珠的眼眶深陷着，像兩個深不可測的洞，他臉上的筋肉沒有人見過動了一下。

然而他那被剷光了的頭髮，却又慢慢生出來，却又漸漸長起來了。

有一天，非利士人的首領們召集了他們的族人，祭享他們的大神。

「神降福，神以我們的仇敵，參孫，交在我們手中了！」非利士人的首領們對他們的族人們這樣說。

「請以我們的仇人參孫交給我們了！」擁擠在大殿裏的非利士人歡呼，讚美他們的神。

他們開了盛大的宴會，慶祝他們的好運。

宴會中，他們從監牢裏提出參孫來，要他當衆戲耍，他們要這刻去了眼睛的參孫當衆戲耍，給他們佐酒，給他們取樂。

他們便參孫站在兩柱中間。參孫昂然站着，一頭亂髮，臉上的筋肉沒有一點動一下。他看不見。然而他聽得到。他知道這大殿裏擠滿了非利士人的首領們和他們的族人，他們都像看一匹野獸似的看着他。

「沉默得跟石像一般的參孫向那拉着他的手的孩子說：『求你讓我扶着托住屋頂的柱子，我要靠一靠。』」

這時候，非利士人的首領們都在殿里飲酒，房屋的平頂上約有三千男女，都要觀看參孫戲耍。

參孫一手摸着一根柱子，禱告道：「主耶和華，求你賜我最後一次神力！」他一手抱住了一根柱子，大叫道：「非利士人，我與你們同歸于盡罷！」

他的左手一使勁。

立時天崩地塌一陣響，整個大殿倒塌！

非利士人的首領們，三千男女，連同參孫都一齊葬身在瓦礫之下。

（本文材料根據舊約士師記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

耶 穌 之 死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 作 人 茅 盾

發 行 人 姚 蓬 子

發 行 所 作 家 書 屋

重慶白象街八十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米色報紙本實價二十二元

土報紙本實價十一元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六 月 初 版

印所刷印部治政會員委事軍·

東方不列顛雜誌 第五卷 第五期 一九二八年

1.00

#790